



“斜阳”如金

◎缪建红

“我言秋日胜春朝”。这几天天气异常晴好,每天上午十点三十分许,天空中已南移的太阳照在北侧二百米处顶楼一间外开窗子的玻璃上,反射过来的阳光透过我的窗户玻璃,如山谷间洪水奔腾,似天上的白云连绵流淌,近乎迎面狂泻到我新搬的这间北向办公室:白色的阳光肆意地洒铺在我办公桌的白纸上,分外洁白耀眼;被南墙挡住去路的阳光一下碎开四溅,满室亮堂暖和……这如金“斜阳”总会在室内缱绻足一分多钟。亮堂暖和的“斜阳”,不由让我想起与办公室的缘分来。

小时候,本人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如皋农村。生产队三十来户社员,一般只有大晒场和集体猪舍,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田垌头、大树下或社员家中都可以是小队开会的地方,而小队的账簿资料就只能保存在会计个人家中。召开社员大会、观看露天电影或文娱演出,都是在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广场上。大队办公室则是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联队会计等干部办公和处理社员事务的地方。大队办公室后“铁亭子”上挂的大喇叭,每天定时或不定传来大队通知或有线广播节目,让我这个“小社员”从喇叭中了解外面的世界。

在农村小学中学阶段,发现老师们是集中办公,虽然办公室和学生教室基本一样大,而里面

办公桌的张数要少很多,办公桌又总比学生的两人课桌要大得多,且每位老师分别单独使用一张办公桌,尽管老师办公桌上总堆了学生的作业本,但仍显开阔,再加上老师们衣着整洁、举止文明,以及刚刚摘掉“臭老九”帽子后意气风发的办公氛围,总让作为学生的我深受感染、羡慕不已。

当然,进出老师们的办公室一般总是班干部和课代表们的专利,其他学生因为调皮捣蛋或成绩下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周边的老师很有可能会循声抬头观察审视被谈话的学生,这时的个别谈话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对一名学生的“集体谈话”,现场被谈话的学生那个紧张、羞愧、难堪,一定是很长时间难以忘记。

我从农村中学考进重庆大学,起初是学习基础课,同系科的平行班共同使用一个阶梯式大教室,课余前往图书馆借书或抢占自习座位成为当年新大学生的时尚行为,而学校和系部的办公楼应该只知道个大概位置。后来进入专业课阶段,对学工科的我而言,实验和实习必不可少,这样就与专业老师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感觉老师们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一般两位老师一间办公室,不用实行坐班制,不仅可以在家办公,而且兼具办公条件的实验室很可能还不止一处。毕业设计期间,可以整天跟着老师“泡”在实

验室里,“享受”与老师一样的办公实验条件。其间,我用光学显微镜拍摄的某型号钢的显微组织照片,曾被系里资深的实验老师认为达到电镜效果。

毕业回通后的30多年间,我相继在七八个单位工作,前后共使用过十七八个工作场所,应该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多年主要从事技术检验,后来二十年从事机关行政管理。记得1989年刚参加工作,报到单位是一家新成立的检测机构,就在南园路13号原市计量局大院内的一幢二层小楼,因无法解决新毕业大学生住宿,单位领导就将一楼北面的一间办公室临时用作我们三个来自县区小伙子的集体宿舍,这样办公上班、检测工作、住宿生活就一并解决了。后来机构调整、工作变动,办公设备条件越来越好,我也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完成了一些有水准的业务检验报告。

近年来,我到机关工作,办公面积已有明确上限,办公装备、设备配置也有了详细规定。我的办公室有过“几人一大间”“一人一小间”等多种情形,做到保障办公需要的同时,杜绝了盲目攀比和铺张浪费。几个月前,本人再次工作变动,办公桌搬进现在的一间北向房子。连日来,仿佛不经意间闪进的晚秋“斜阳”,让我感受到这一切恰逢其时:“斜阳”如金,照我无声,无比暖心……



画中穿行

◎孙镜福



梧桐烂漫时

◎张惠琴



单位的停车场栽了几十株梧桐,长得很快,三四年下来已经可以连成片了。除了夏季提供荫凉,秋来也成了我最爱的风景。每至秋时,湛蓝的天空下,眼见梧桐叶从浓绿褪变成浅绿,再成嫩黄、金黄、深黄,再至枯萎、凋零。这大片一般的呈现,是一日日的,让你见到时光的流逝和季节嬗变的过程。如果遇到风雨,在日式铁皮灯晕黄的光圈中,脚踩一片片斑斓而飞舞的叶子,这时候你一定会联想到“惆怅”二字,想起人生种种况味。

去年此时,我相交甚深的一个朋友,在知天命不久的年纪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心中时常联想到的是李清照的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在黄昏、在独处时,都会想到她,她的俏语娇笑常常清晰如昨。在她辞世前不久,我一直没有勇气去看她,她那么爱美的一个人,一定不希望在我心中留下她不堪的容颜。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人活着,终究是要尘归尘、土归土,那么在人世间短暂的光阴里,就不计后果,用力去爱吧。做什么都孤注一掷吧,就当是没有未来,就当是图一己之娱,苟能有利他人,更是福泽不浅。

今年秋来,不觉间已是霜降时节,此时的梧桐开始烂漫起来,深深浅浅的叶子斑驳炫目。梧桐是我热爱的树木,它本身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我对它的喜爱大概是从在南京而起。除了落叶,它初生的树叶也招人喜欢。曾在五月的南京仰视过透明清朗的新生叶脉,时隔多年,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地上有着雨后的积水,我穿着一件淡黄的蓑儿,在新绿溅溅的梧桐树下挑着艳红的草莓,阳光正一缕缕洒下来,带着温热。那时年轻,说什么都带着一股脆生生的劲儿,仿佛在嚼一段水水的萝卜。当然什么也比不上那时那人看我的眼神,在长得纠缠在一起的梧桐树下,一起牵手走过,马路不宽,只是连绵深远,一任梧桐绿下去,蜿蜒而去,随风沙沙作响,南京也恰因为一城的梧桐而博得浪漫之名。那时候我们一无所有,又仿佛拥有一切。那时候的日子任意挥霍,就好像没有未来,就好像有真的永远。冬天落叶褪尽,也曾海安的老街上看过梧桐树上一只只的鸟窝。后来,旧城改造,梧桐尽数而去,留下深深遗憾。

梧桐,它的名字就很美,本身自带一番冷清和诗情画意。从“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再到“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到昭阳”,关于梧桐的诗词由来已久。感觉梧桐是离风雨最近的叶子,它的存在昭示了种种离愁别绪。当梧桐叶从斜风细雨中突围,恣意扬起又轻轻落下,就有了落寞、有了黯然。当然,也有清澈明朗之时,我的古琴老师王永昌的恩师——梅庵派古琴大师徐立孙曾作曲《月上梧桐》,描写月下碧梧耸峙,庭间澄澈,微风吹动,令人神思朗然的情形。并赋诗“月上梧桐梢,风来花影摇,春寒塞尚重,闲步且逍遥”。现在,《月上梧桐》也成了古琴《梅庵琴谱》的重要篇章,琴曲幽兴暗生,久弹不觉令烦忧远离。

今晚,配色的月光带来了隐藏的鸟鸣。远有蔷薇色的湖水,近有我空空的襟袖。这世界呵,它是那么完美,仿佛离不开每一个人,又仿佛可以抛弃所有人。我在梧桐树下徘徊流连,想起那年有人回首却把青梅嗅,想起晚风庭院月色如旧。

秋天的雨

◎徐雪皑

下雨啦!一早起床见到窗玻璃上趴满了细又密的水珠,如上过筛的小水晶或大或小,不规则中带着规律,甚是好看。漫长的三伏天的燥热一夜之间收敛了戾气,通红火辣的太阳和路面折射出的大大小小的热光圈都不见了。天地笼罩在淡淡的灰蓝色调里,显得平和湿润。从高处坠下的雨滴,细、密却并不着急,路边的树、地上的草微微摇晃着枝叶,尽情享受和雨滴的久违邂逅。

经历一夜的细雨,枝枝叶叶们似乎也从烤灼模式里缓了过来。这场雨是夏和秋的分割线吧,让夏的烧烤和秋的润烧一夜间泾渭分明,比前些天里立秋的瓜更能让人明白季节翻转到了秋天。

微雨出门,觉得伞和雨具都是累赘,骑行在街上,雨润入发,甩一甩,一头的秋意清爽。路上的行人或走或骑,大多和我一样不撑伞,在这淡淡的秋雨中从容前行。街角的洼地积蓄了一夜的

小水洼,变成了孩子们的蹦蹦跳跳玩具;街边绿地里紫色的鸢尾花最先感受到这场秋雨,三三两两伫立在路边安静地盛开着,淡淡的紫瓣上点点雨珠,越发衬托出它安静悠长的。晨练的中年人里居然冒出了几个顽童,三人搭着肩膀尽情用力踩踏着大理石路面上微存的雨水,噼啪啪带着节奏……

我们终于走进秋天,秋雨已来,稻花会开,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收获的季节正慢慢走来……

